



茅坤曰子按賈
鄒枚路行誼不
相類而並以上
書顯名故附為
一傳

黃震曰傳言不
能為醇儒蓋謂
其不專守一經
耳非以其行已
不醇也

直德秀曰漢自
高帝以來未有
以書疏言事者
山實始之豈非
文帝開廣言路
之故歟

楊榮曰按孝文
恭儉慈仁而賈
山乃借秦為論
盛言其侈靡貪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校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師古曰六

國時魏也山受學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

師古曰涉若涉

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

嘗給事潁陰侯為騎。

師古曰為騎者

常騎馬而從也

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其

辭曰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

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論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

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

單韋為帶無飾也

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殘暴虐宜若過
矣然若臣微戒
正在無虞之時
故舜猶以丹朱
戒其君山之借
秦不為過也
茅坤曰此篇行
文甚美而其前
後關鑿猶散大
略西漢風格如
此
唐順之曰此文
去戰國未遠有
奇氣而不用編
墨
林希元曰與梅
福上書意格頗
同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

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

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使天下之人戴目而

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

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

西至雍離宮三百師古曰凡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

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師古曰阿房者言殿

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

四馬驚馳旌旗不撓師古曰撓屈也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衆騎馳驚無所迫觸建

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師古曰瀕海謂緣海之邊也道廣五

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服虔曰作壁如

鐵椎築之師古曰築今堅實而使樹以青松為馳道

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

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師古曰吏以督作也曠日十年師古

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下徹三泉師古曰三重之合

采金石冶銅錮其內塗塗其外師古曰錮謂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色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

林希元曰此以上連用三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云云句又俱以為字收文執如貫珠

茅坤曰以上數秦王暴亡以下開說納諫

隆按夏商一段應地之磽者二

非雄雌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藪之侈。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鬼上

生蓬者耳音口果反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

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

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

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犯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師古曰磽塉瘠薄也磽音口交反

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李奇曰臯水邊於地也師古曰猥盛也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

句文王一段應江臯河瀕二句

徐中行曰賈山借秦為喻三段骨法奇爽西漢當稱獨步

而道不用。服虔曰關龍逢桀之忠臣也師古曰比干諫紂而紂殺之文王之時。豪

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賤役者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此周之所以興也。

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

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

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

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

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

隆按故以天子之尊以下一

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督誦詩諫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

而諫也或曰比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

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

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師古曰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亂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

曰餽古餽字謂食不下也以公卿奉杖大夫進履

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應上文古者聖王之制一段又之有迴波處

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

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

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

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

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

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

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一曰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林希元曰自昔者至此之謂也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理民自養而惡聞過以致敗中分四段自此至適其欲也是一段自周千八百至自知也是一段自秦皇帝東巡至滅絕矣是

林希元曰所以自養者二句是暗指文帝與諸賢良方正射獵事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師古曰一勝堪也

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

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

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

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

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

過堯舜統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以過堯舜可至萬世也師古曰統治

也言自美功德治理也縣石鑄鍾虡師古曰縣稱也石

之名謂鍾鼓之附飾為此獸虞音鉅師古曰縣稱也石篩土築阿房

之宮師古曰篩音山爾反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

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

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

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

世世不相復也師古曰復重音扶日反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

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

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

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

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

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日道導引主意於

唐順之曰天下莫敢一句掉轉隆按亡養老之義以下正與先王相反再應前古者聖王之制一段

直德秀曰山指

黃心

五

黃

秦之失專歸於此

也邪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

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

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

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

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

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

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

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

隆按上引詩以結上意下引詩以起下意宋祁曰此下語未屬疑文不足

師古曰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節也死則往平哭之臨其小歛大歛已

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歛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

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齊工喚反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酒食肉未

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

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

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

於後世而今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

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

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

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

直德秀曰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馳驅射獵矣

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殿馬。以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

直德秀曰自此以下盡發規諫本旨。修先王之道。是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士也。唯陛下所幸此語非所以導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臣不勝大願。願少哀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師古曰時以十月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

人主
林希元曰古者大臣一段雖似更端不過申結

林希元曰論議動下言只以如此不如此六句結果

直德秀曰按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竊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

然不與近臣圍政事而與之歐馳射獵則傳幸進而修欲廢其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未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為醇儒以是哉王應麟曰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于鼂錯

隆汝陽傳史記止載獄中一書

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故君

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胡電反大

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絜之士不得

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則曰方謂廉隅也則

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

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

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

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師古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

士伍開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章謀反對以為錢者亡

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

持也音千高反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

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

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

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

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

隆按陽書大指已括盡此數語中為其事尚隱故陽書全是隱語
黃震曰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
唐順之曰此文辭極微
茅坤曰陽欲開說吳王而故繆其辭指譬則巫人之說言禍凶而幽眇變幻于其間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爲罪云爾然較之龔勝王吉不逮遠矣

陽秦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論因

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帝所治處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

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

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

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說是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

之據師古曰從音下容反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

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

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盡伏菟也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

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至于哀王

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

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

與呂后也一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以此怨之

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與居

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師古曰三子為王謂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

淮南衡山濟北也

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

唐順之曰叙漢
攻取之執是刺
骨語
又曰胡是趙隱
語越是吳隱語
言漢皆不以待
之是吳趙未足
為漢難也

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
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胡馬遂進窺
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

越為吳難
不可恃也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
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

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二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
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

折截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
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

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隱其
辭故諺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詔

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以下
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也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

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師古曰聖王底節修德則游

談之士歸義思名
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
如淳曰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
師古曰飾固陋奸音干

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

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

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則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

也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繁百不如

一鷲
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鷲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鷂之屬也鷲自大鳥而

鷙者耳非鷲也
鷲音愕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武力鼎士袷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

臺也在邯鄲
音州縣之縣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

晉順之曰往時
趙淮南已如此
可鑒也

也。湛讀曰沈。湛患言。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

能還厲王之西也。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然

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師古曰諸謂

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曰文帝入關而

寒心戰栗。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襲義父之

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

立天子謂立為天子也。義讀曰儀父讀曰甫深割嬰兒王之

其中心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

壤于王梁代。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

宋祁曰注謂字作諱字于理最切

唐順之曰比賈誼善吳楚之計

隆按借言新垣平暗指吳之姦臣

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益以淮陽卒仕濟北

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劭曰什儻什也

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什

赴。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

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

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

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

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應

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

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劉攽曰幾讀曰冀

失其地也如淳曰制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

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著見也或曰幾危也此數事於國家皆無危險之慮也師古曰言漢朝起邪意應說是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內其言是

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

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師古謂間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孝王怒下陽吏

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案廼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

唐順之曰其情切故其詞復隆按此書詞多偶儂其六朝之濫觴歟

茅坤曰鄒陽書

並集言斷簡而辭旨不屬特多嗚咽涕洟故能開梁王之襟而卒以自脫耳然要之非所以自訟也

隆按忠無不報四句一書閉鍵以後段段發此意

茅坤曰此上是第一段與下第二段似重然有一正一反意文更奇

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為燕丹表可克之兆師古曰精誠若斯太子尚畏而不信也太白食昂義亦如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變天地而信

其計議願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不明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

者不欲斥王也訊謂鞫問也音信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玉璞獻之武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歿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

隆按每一援引一結束即以是字故字接下斷而不斷一筆呵成

茅坤曰以上一頭却番作兩段才奇偉

盧舜治曰鄒陽從吳入梁故引樊於期王奢以相証別出一知字

璞哭於郊乃使玉人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

以正而二世殺之具五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

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

胡亥之聽師古曰以謬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鴟夷楛

形師古曰鴟夷即今之盛酒鴟夷勝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

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

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

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

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荆軻齎往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

以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

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

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

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以弊齊終死為燕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以為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

騏孟康曰駃騏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師古曰駃音決騏

音題白圭顯於中山師古曰以拔中山之功而尊顯也人惡之於魏文

蘇秦於中山

茅坤曰此上是第二段言士貴相知

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

肖人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

人被此刑也范睢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劭曰魏人

疑其以國陰事告齊乃掠答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拉摧也音盧合反此二

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可恃也畫

計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

音獲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為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

大河也爾雅曰水曰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池河有雍雍音於荒反服云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

雍州之河非也師古曰負石

者欲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

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

繆公賢欲住于之乞資乞食以自致也甯戚飯牛車下相公任之以國

應劭曰齊相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衍字與岸同衍脛也薄止也甯

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

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

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

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

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文穎曰子冉子罕也夫以孔墨之

宋祁曰注高歌當作商歌

茅坤曰文字縱橫入神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

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

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

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

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克子象舜弟今人主誠能

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

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隆按以上文法凡七變故意合以下復總括前意而結之茅坤曰此上是第二段言人主不當信讒

應劭曰燕王噲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

心則國家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剗妊者觀其胎產師

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

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

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呂却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

鉤而用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

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爲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

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二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於陵子仲

楚書卷五十一

辭三公為人灌園

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齊相仲

子以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

子不許遂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

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

音火規反終與之窮達無憂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

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盜跖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師古曰

此言被之以恩則用命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

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許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

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

茅坤曰以下第四段言人主當重賞士

茅坤曰此下又極論人君待士不必待左右之人

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

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

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絢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

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

刻加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抵怨結而不見

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即卞和所獻之

玉耳抵適也音支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

游謂進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師古曰

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

徐中行曰鄒陽書前實後虛歸非說難前虛後實此綴文之妙所以冠絕古今

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

世之君師古曰謂陳說也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

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

圓轉者為鈞以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

王制取天下亦猶陶人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

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之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

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

應劭曰西伯出遇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

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大公何則以其能越孿拘

之語馳域外之議師古曰擊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

曠廣也曰昭明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廡之制孟康曰

右便僻侍帷廡臣妾所見牽制矣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

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皁歷也揚雄方言云此鮑焦

所以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古曰鮑焦怨

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底厲

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曰曾子至孝

故不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

殷之邑名也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

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師古曰回邪也汚不潔也音一故反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

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闕

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

使王求為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

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

以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

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

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

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

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

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

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

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

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

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應劭曰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

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為陛下危之臣所言畢乃解衣趨鑊始皇下殿左手接之

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為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

之耳茅焦亦塵脫死如毛鼈耳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塵音巨兩

莫書卷之三

隆按事所以難
應上難哉

茅坤曰以下文
與計畫並摹戰
國策士之風
何孟春曰建之
為辟陽侯謀者
史載陸賈實使
之鄒陽之謀出
于齊人王先生
陸與王戰國之
士此建不終其
節卒以喪身無
足道者鄒陽其
才而不能不計
逼所謂上長君

以行其言於上
豈非世道固使
然哉
茅坤曰即說籍
閱故智

隆按自昔者舜

反故事所以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陽曰鄒

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

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

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

日欲獻愚計以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竊自薄陋不

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陽

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

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

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

竊竊不自料願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

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

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

血無所發怒師古曰怫鬱蘊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

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竊為足下憂之

長君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陽

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

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

於兩宮如淳曰太后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

喻於金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

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

武

以下歷舉古之愛弟者以爲証

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鼻亭是也在零陵夫仁人

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

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

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甫般字與班同獄有所歸。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

探其情而誅焉。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慶父親殺

閔公。季子緩追免賊。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春秋

以爲親親之道也。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魯哀姜薨于

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

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譎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以

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而言之

隆按初吳王一

因叙梁事故并

叙公孫攬之說

爲附小傳云

劉奉世曰齊孝

王自殺景帝聞

之以爲首善即

立其子此云不

得立嗣者蓋嘗

有爲此議者耳

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

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旣破吳。齊王

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公孫攬謂濟北王曰。師古曰攬音俱廣反臣請試爲大王明說

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

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

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

難也。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以爲亂逆也但略權許吳以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

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

不自全故墜。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蘇林曰：墜言於吳也。猶失也。昔

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

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

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宋大夫雍氏以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

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心，欲以全昭公也。祭

音側。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師古曰：鄉讀曰嚮，見謂顯也。

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張晏曰：歷過畢。盡收濟北之地。招燕趙而總

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今吳楚

之王練諸侯之兵，馭白徒之衆。師古曰：練，選也。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

今言白丁矣。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

宋祁曰：跬步南本作跬行，義直可從。

隆按：藩臣守職，應上守職不撓句。

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紱反。瓦解土崩，破

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

而與諸侯爭疆，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

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

首，繫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

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

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

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

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

於淄川。

林希元曰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全不露出事情而長喻遠譬曲盡利害文字起伏變化百態橫生直古之善言者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任駿千鈞之重云云枚叔全用此語注無引証惟李善注文選有之唐順之曰一篇警喻茅坤曰乘書雖不直指吳王之畔而其辭情明切勝於鄒陽多矣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縶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縶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懷滄之愴

林希元曰自以一縷至惑也設喻言其事其難茅坤曰以下文如串珠累累不絕

為字王字

林希元曰自人性至救火也設喻言息禍不如勿為

林希元曰自養由基至持矢也設喻言已言可信

茅坤曰文字極錯落

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

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

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

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

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鏃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井上四

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

音鯁。鏃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

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

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

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

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

蘗言若蘗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孤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若亦磨也。底

可以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

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

真德秀曰磨礱數句此天下名言

林希元曰且福生至有時而亡言禍福起於細微之中成於積薪之漸

林希元曰此是
吳王逆謀已露
故諫之如此中
間利害禍福反
覆詳盡可謂善
言矣
茅坤曰先提秦
一段形起漢家
之富強
又曰不如伍被
所開說尤踈拔
又曰今漢以下
言其不敵

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
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
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
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
笮西南夷也音力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
謂六國也師古曰從。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
魏公子無忌號音子容反。却秦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
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
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眾。修戎狄之義。師古曰
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
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
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

茅坤曰天子聞
吳以下以名誘
之
茅坤曰夫吳有
諸侯以下以富
動之

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
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
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
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
訾量也譬猶蠅
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
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
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
之遺約。師古曰
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二公。以謝前
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
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師古曰
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
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師古曰

林希元曰連用五不如文執抑揚頓伏

茅坤曰今大王以下方以利害言

隆按吳日吳敗卒如所料

劉奉世曰按列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饑則是未饑以前安得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出後人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曰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轉粟西

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修

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

死服虔曰吳死孟康曰以江水水洲為死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

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

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

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

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

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

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

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

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問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四國

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趙囚邯

鄆應劭曰漢將鄆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羽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

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以距吳非北地良弓高宿左

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

右服虔曰韓頽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

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

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

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

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

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

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

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廼以安車蒲輪

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廼

得其孽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為小妻乘

之東歸也臯母不肯隨乘乘怒分臯數千錢留與母

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共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

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遇罪師古

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臯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

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

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臯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李奇口談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為賦頌好嫚

戲師古曰嫚褻汙也以故得媠黷貴幸師古曰媠狎也比東

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

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

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

二十九廼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

王慎中曰臯不通經術而奏賦以戒終豈其不根之談歟蓋必天資暗合而不肯於經術者

茅坤曰漢書不載其所著賦今有見之文苑諸書者數首

盧辯治曰彌衡鸚鵡賦頃刻立就左大冲三都賦十年乃成文

生賦及立皇子禱祝

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禩高禩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

而立此禱祠而今臯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

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臯為賦善

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

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蹇鞞

刻鏤師古曰蹇蹇足蹇蹇之也鞞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蹇蹇蹇蹇為戲樂也蹇音十六反鞞音巨六反上

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

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

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

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如淳曰嫫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

此思有遲疾類如

也嫫醜也詆音丁禮反

又自詆嫫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

意師古曰骯古委字也骯音波骯骯猶言曲也頗談笑不甚閑靡凡可讀

者不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

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

聯次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

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

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

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

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師古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

隆按温舒傳只載尚德緩刑一疏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

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

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

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師古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

黃震曰温舒一
疏切中時弊蓋
自武帝後法益
煩苛宣帝初即
位温舒莫一掃
除之論者謂其
切中宣帝病則
非也時帝未有
施行
直德秀曰按温
舒之論雖為獄
吏發其實議當
時之君故始言
秦之時貴治獄
之吏非自貴由
上之貴也次言
上下相歐以刻
為明則下之為
此者上實驅之
也又次言自安
之道在于人死
則可見當時之

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
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
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
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
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
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
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
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
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
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

更能殺人者上
之所欲故安否
則違上之所欲
故危蓋孝宣雖
賢明之君而實
好刑名之學故
其意指所形至
於如此上之所
好其可不謹耶
隆按開至聖句
終前開聖人意

林希元曰治獄
之吏是也一句
始見本意

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
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
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謂霍光披肝膽決大
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
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
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
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

真德秀曰樵楚之下至吏期不

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蠲古絕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樵楚之下。

對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奸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

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

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

以為喻也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

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

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

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兒此皆疾

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

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直德秀曰溫舒論緩刑而併及除誹謗招切言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
陳仁子曰溫舒之言重刑獄雖詳而所以導帝于德化者尚略故於神爵甘露之時無補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滅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污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后。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

隆按注絕字據本本傳當作紀字

隆按賈山之至言路溫舒之尚德緩刑疏可以比肩誼錯至如鄉枚之屬僅若相如靡爾

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事下度遠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以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年。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贊曰：春秋魯滅孫達，以禮諫君，君子以為有後。師古曰：滅孫達，魯大夫滅哀伯也。相公取郕大鼎於宋，哀伯諫之，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也。賈山自下劇上。孟康曰：劇謂割切之也。蘇林曰：劇音靡，厲也。師古曰：劇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酷吏列傳第五十五 賈山 六

劉子暈曰審如
班史所言則比
干諫紂子胥諫
吳皆不免刑戮
者豈其言不正
耶君有明暗寬
暴由其所遭有
幸與不幸也

工來
反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
也路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師古曰謂子
孫為大官不
絕

漢書評林卷之五十一 終

